

前言

研究所畢業那年我讀了范舜毅先生撰寫的《海岸山脈的瑞士人》，從這書中看到一群異鄉的傳教人用半生的青春、一生的歲月在後山台東為人們服務。看完這書我搭了近六小時的火車，從台北到台東，打算一一探訪書中所提到仍在台東的三位神父；第一站來到東河天主堂，正巧遇到花蓮窮人聖母朝聖地的聖母來訪，教友們進進出出的忙著布置教堂、安置聖母塑像；晚上葛德神父帶領教友們舉行彌撒，第一次參與阿美族語彌撒，是個很特殊的經驗，也因為聽不懂的關係，彌撒中東張西望的看到一位老太太非常虔誠的跟著大家不斷重複著起立、跪下、坐下，直到彌撒的尾聲，似乎因為體力不繼而坐著不再動作，但仍是虔誠的參與整個儀式。

當晚彌撒結束後，親切的葛神父在閒聊中得知我晚上還沒有找民宿，急著四處詢問教友誰的家可以上我借宿一宿？雖然我再三的告訴葛神父，今天不是假日不怕沒民宿！葛神父說都晚上了，民宿應該都關門了，有房間也不給你住；堅持要我住在當地教友家裡，終於葛神父問到一戶願意收留我的教友家庭。

就這麼剛好收留我的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女兒黃媽媽黃清花女士；跟著黃媽媽回家，與其他家人們在客廳聊天，老太太因語言不通而自己在房間，我看到她戴上老花眼鏡，手持玫瑰念珠、拿起經本讀《玫瑰經》，這一幕讓我十分驚訝，我的阿嬤若還在世當年 93 歲了，她這一生最遺憾的就是不識字，而這位小我阿嬤四歲的老太太，竟然老花眼鏡一戴，聖經就這麼讀起來了！

「因為要唸聖經啊，所以有學羅馬拼音，然後讀我們阿美族語的聖經跟玫瑰經。」黃媽媽這樣跟我說。

我又問：「阿嬤當初為什麼會信天主教呢？」

黃媽媽說：「我也不知道。」

經黃媽媽幫我翻譯詢問，「什麼！是幫你治病的巫婆要妳去找一個信仰的！」有這種事！

得到這樣的答案，讓我開始好奇「那其他的第一代教友呢？其他人為什麼當初會接受天主教信仰？」於是展開這個訪問，原本計畫要訪問全台東天主教第一代的教友，但因為範圍太過龐大，兩年的時間實在無法完成，故以葛神父為中心，他所服務的東河鄉及蘭嶼鄉的部分慷慨分享的第一代教友為訪談對象；這十九個訪談中，除了歐思定修士及葛玉霞修女是瑞士籍的傳教人外，其餘的對象都是當地的原住民教友，大家因著各種不同的理由包括：聖歌好聽、結婚、好奇、美援等原因，進入天主教這個大家庭，然後堅持著信仰。

在每個故事中，看到信仰為每個人帶來的力量；還有傳統文化因信仰而得以保存，我想是我最意外的收穫，也是本記錄最令人動容的部分。

壹、臺東地區天主教簡史

1952年天主教花蓮監牧區成立，1953年3月巴黎外方傳教會費聲遠主教（Msgr. Verineux MEP）就任監牧區主教，決定將新教區南半部的臺東縣，妥託給瑞士白冷外方傳教會（Societas Missionaria de Bethlehem，SMB）。

1953年4月5日，白冷會錫質平（Hilber Jakob）神父到臺東，創立臺灣區會，開始在臺東傳教事業；1953年姚秉彝（Jorrit de Boer）神父便在東河鄉巡迴傳教，蘭嶼鄉於1954年由紀守常（Giger Alfred）神父傳入。

1955年5月，錫質平神父邀請瑞士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Sisters of Mrecy of the holy cross）前來臺東協助宣教，陸續有四十餘位白冷會神父與修士先後在臺東傳教，受洗信徒達數萬人，並開辦公東高工、東區職訓中心、儲蓄互助社、培質院、聖母醫院、救星療養院等文教醫療工作，對臺東社會影響極為深遠。

「本土化」是臺灣天主教主教團的政策，地方教會「自立、自傳、自養」則是目標。白冷會在臺東地區培養出許多當地人出身的神職人員；1981年花蓮教區開辦「臺東義務使徒訓練班」，培養教友領導人才，從事堂區牧靈傳教工作，訓練班為期兩年，每月集訓三天兩夜，結訓後由主教單國璽神父領受派遣，在自己部落的教堂工作，直至今日花蓮教區仍持續的培養義務使徒，讓教友可以分擔神職人員的部分工作，彼此間也可以分享關懷，凝聚共識及信仰的力量。

除了傳教事業外，天主教的社會、教育事業，對臺東也有很大的影響。1949年起美國救濟總署透過天主教福利會臺灣分會（現為：天主教福利會），發放奶粉、麵粉、玉米粉、奶酪等救濟品；1954年起委由白冷會在臺東發放於各部落；多年後許多耆老的回憶中，救濟品在他們年輕時幾乎可以等同於救命品了。醫療服務方面，錫質平神父請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的修女們，每星期巡迴山線、海岸線各堂口義診，對於當時的肺結核等疾病還有受傷敷藥等各類疾病的醫療與預防宣導，不分是不是教友一律服務奉獻。而縫紉班、幼稚園、學生宿舍等開設，對臺東地區的幼兒教育、國高中需住宿在外的學子及成年後的技藝及專長等方面學習有很全面性的幫助。

天主教神職人員們對臺東的奉獻是非常多元的，為臺東奉獻一生的神父、修女及修士們的奉獻分別是：1956年聖十字架修女會王潤靜修女負責馬蘭診療所，修會並蓋一房舍供蘭嶼來臺東唸書之女學生住宿、1958年若翰傳教學校落成啟用，布培信神父為首任校長、1958年聖十字架修女會新建「貞德學舍」在臺東女中旁落成，六十間房間提供遠到學生住宿、1960年白冷會錫質平神父籌劃創立的「天主教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於該年五月一日舉行創校典禮，一則係因該日為天主教勞工楷模聖若瑟的主保，故定訂為校慶日，以期公東青年均能體認勞動的意義，繼而成為優秀的工業技術人員。最初十年有十來位瑞士籍的技術人員在校授課，每位任期為四年，在技術移轉完畢後，返回瑞士。同（1960）年聖十字架修女會「成功會院」成立由孟淑貞修女負責診所，費玉範修女負責「育德學舍」的女生宿舍管理、1961年12月15日，由兩位聖母醫療

傳教會愛爾蘭修女柯淑賢及蘇蘊芳創立聖母產院（聖母醫院的前身），1963年聖十字架修女會「尚武會院」成立由王潤靜修女負責診所，郭玉德修女負責牧靈、同（1963）年在關山開始簡易門診服務、1964年獲奧地利教友贈送救護車一部，修女們開始往返各偏遠地區巡迴看診、1966年「尚武少女家事班」成立，為有意學習手工藝之女青年而設（1975年改制為救星）、1967年「尚武村天琪幼稚園」成立（至今仍持續招生）、同（1967）年白冷會雷化民神父創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技藝訓練班」培育失學子弟，成為工業技術人員、同（1967）年白冷會在各堂區推行儲蓄互助社，當時成立有46個社，現今仍有39個互助社持續經營、1968年完成「關山醫院」的建築本體，此後至1988年間陸續有外籍醫生駐院服務、1975年仁愛修女會開始接辦聖母醫院，Agnes McPhee 修女接任第二任院長，並增設外科及小兒科、同（1975）年5月聖十字架修女會將「尚武少女家事班」改建為兒童殘障院，起名「救星教養院」，在「康樂傳教學校」停止招生後，遷移至傳教學校的舊址臺東市山西路一段207號，為收容一至十八歲殘障、重度及極重度腦性麻痺兒童的療養院、1981年聖母醫院開始社區醫療及居家護理服務，採取擴大山地鄉社區醫療保健服務、1986年居家照護部門成立，更專業化地服務偏遠地區居民，包括山地鄉及離島地區、1989年關山醫院轉型為慢性病患長期照護的專業機構，以「財團法人臺灣省臺東縣天主教私立聖十字架療養院」之名立案、1991年聖母醫院羅藝霞修女榮獲第1屆醫療奉獻獎、1992年聖母醫院艾珂英修女及聖十字架療養院馬惠仁修女榮獲第2屆醫療奉獻獎、1994年聖母醫院施雅璞修女榮獲第4屆醫療奉獻獎、1995年聖母醫院柯谷婷修女榮獲第5屆醫療奉獻獎、1996年聖十字架療養院邱山美仁修女榮獲第6屆醫療奉獻獎、1997年聖十字架療養院饒培德仁修女榮獲第7屆醫療奉獻獎、2001年聖母醫院柯彼得醫師榮獲第11屆醫療奉獻獎、2002年聖母醫院蕭玉鳴修女榮獲第12屆醫療奉獻獎、2003年「尚武會院成立原住民文化成長班」，幫助學童學習排灣族文化、2005唐菊英修女成立「天主教愛德婦女協會」協助特殊境遇的家庭、關懷社區老人、孩童及貧困家庭等、2007年聖十字架療養院裴彩雲仁修女榮獲第17屆醫療奉獻獎，同（2007）年關山天主教聖十字架療養院榮獲第17屆醫療奉獻獎團體獎、2008年6月聖母醫院榮獲第18屆醫療奉獻獎團體獎、2013年聖十字架修女會成立「大武老人關懷站」，同（2013）年宋玉潔修女榮獲第23屆醫療奉獻獎。

這些默默付出的大愛，將永存於臺東的每個人心中。

貳、訪談紀錄

東河鄉東河村：黃清花女士

我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就領洗了，上學之前我都會習慣走到聖堂朝拜一下聖體，本來我一直都很想當修女，可是因為我是長女，且爸爸很年輕就過世了，所以我必須要負擔家計，所以沒成為修女。不過現在成為義務使徒，我也很开心。

池作基神父來傳教的時候因為我爸爸在部落很活躍，所以池神父栽培我爸爸，並請他當教會的領導人之一，1965年1月7日去彰化靜山避靜，池神父也有帶我爸爸及部落的人一起去；我爸爸花了很多的時間參與教會事務，所以家裡、耕種、經濟均落在媽媽的肩上。像現在的本堂是當時一個地主高山隆鄉長的地，也是池神父請我爸爸去說，才有現在那塊地。

不過我爸爸45歲（1965年）的時候就往生了，我爸爸生病的時候，池神父要回去瑞士募款（蓋現在的聖堂跟培育年輕人），池神父回去前有來我家跟我爸爸說：「要等他回來」。我爸為了等他，撐了半年；池神父回到臺東，到教堂行李一放下，馬上就來我家看爸爸，帶領我們家人為爸爸祈禱後，神父要他好好休息，就回去了；神父走出去不到五十公尺，他就斷氣了。我爸爸真的是在等池神父回來。

在東河村這邊，池神父培育了3位修女，兩個原住民一個平地人；他也建立「義務使徒」制度，在神父不在的時候可以帶領教友們進行聖道禮儀。義務使徒要去康樂讀傳教學校，一周去一次，一次半天，要去兩年。

池神父當我們本堂神父的時候，幾乎整個東河村都是天主教友，一方面是美國請教會發送的救濟品衣服、鞋子跟食物；衣服都是他們外國人的尺寸很大件，不過因為我媽媽很會修改，所以我們穿都很合身。吃的東西都有人來教我們怎麼做，像麵粉就做饅頭、麵包，玉米粉就做發糕。那時候很多人是因為救濟品的關係加入天主教會，所以有外教的人說我們是一邊念麵粉、鞋子、衣服、阿門，一邊畫聖字。

教友人很多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池神父平易近人的個性；很多小動作都可以感覺的到池神父很體貼的個性，譬如那時候只有他有照相機，他幫大家拍照，會洗照片給大家；大家也可以隨意地進出他的客廳。

以前臺東的神父都是白冷會的，他們都是騎機車跑來跑去。

天主教來我們部落之前，我們都是靠巫婆來祈福。天主教來了之後，在部落收穫祭前，會先有收穫祭彌撒；彌撒前要先去海邊拿東西如海膽等，神父也會一起去海邊祝聖。

我們部落到蔣經國時代才開始有發展，因為我是長女，所以我的生活以種田（稻）為主。我覺得儲蓄互助社對我們的幫助很大，以前沒有互助社的時候，需要錢的人都去跟平地人借高利貸，真的是一場很大的災難。

以前的教會，大家比較半信半疑，現在大家都是百分之百虔誠的信仰了，因為仍會懷疑的都已經離開這個信仰了。



1960年黃清花（前排右）與妹妹領洗後與父母合照，於東河天主堂。（黃清花提供）



1960年小朋友們領洗後與池作基神父合照，於東河天主堂。（黃清花提供）



1960年代父親黃騰飛（左二）與池作基神父。（黃清花提供）



1960年代父親黃騰飛（右四）與池作基神父及教友們於東河天主堂。（黃清花提供）



1965 年池作基神父帶領教友前往彰化靜山避靜，站立第一排左一為黃騰飛先生。(黃清花提供)



1967 年父親過世第二年，黃清花於父親墓前。(黃清花提供)



1967 年父親過世第二年，黃清花的兩歲妹妹於父親墓前。(黃清花提供)



1970年黃清花因接受天主教信仰後，婚禮著西式服裝。(黃清花提供)



1981年9月池作基神父為行動不便者送聖體(坐者為黃清花的公公，左一站立者為其婆婆)。(葛德神父提供)



2013年10月27日主日彌撒，黃清花(左三)與葛德神父一起在祭臺上唱天主經，於東河天主堂。



2013年10月27日主日彌撒，黃清花(左三)與葛德神父一起在祭臺上帶領教友唱天主經，於東河天主堂。



2013年10月27日主日彌撒，黃清花擔任輔祭協助神父分送聖體給教友，於東河天主堂。



2012年4月1日聖枝主日，葛德神父於彌撒開始前，於室外祝福教友們所攜帶來的樹葉，黃清花(臺上右二)擔任輔祭，於東河天主堂。



池作基神父(左三)與郝道永神(左四)到教友家為亡者祈禱。(葛德神父提供)



天主教殯葬彌撒經本。



2012年2月2日東河堂口教友喪葬彌撒。



2012年2月2日東河堂口教友喪葬彌撒，黃清花擔任輔祭(第二排右一)。



2012年2月27日東河堂口教友往生四十日，葛德神父前往其家庭舉行祝福彌撒（神父帶領親友為亡者的靈魂祈禱。）黃清花擔任輔祭。



2012年2月27日東河堂口教友往生四十日，葛德神父前往其家庭舉行祝福彌撒，黃清花擔任輔祭。



2012年3月30日清明節前夕，黃清花前往小馬墓園獻花給前任東河堂本堂神父池作基神父。



2012年3月30日清明節前夕，黃清花與孫女黃琦米前往小馬墓園獻花給前任東河堂本堂神父池作基神父。



2008年東河村誕生的本地神父—張進光神父於東河天主堂主持第一臺彌撒，彌撒禮成後與教友們合照。



黃清花家中擺放有十字架及耶穌、聖母瑪麗亞的照片，而右側上方擺放有過世的爸爸（左）及先生（中）的遺照，最右側的照片則是池作基神父的遺照，攝於2013年10月27日拍攝。

黃李清妹女士（黃清花的母親）

我只想要有一個平凡的生活；以前我的身體很不好，常常都會生病，以前沒有醫生，我們生病都是去請巫婆治病；有一次我也是去給巫婆治病，巫婆要我去找一個宗教來信，他說我有信仰之後，身體就會好了。那時候我大概二、三十歲，先生在天主教會幫忙，所以我就上道理課，然後龔岱恩神父幫我領洗。我想在我身上發生的奇蹟就是我活到現在九十歲了。



2012年3月7日參加葛德神父主禮為老年人傅油的降福彌撒，黃李清妹接受神父降福，於東河天主堂。



2012年3月7日參加葛德神父主禮為老年人傅油的降福彌撒，黃李清妹接受神父傅油，於東河天主堂。



2013年10月26日，黃李清妹因年長體力無法容許前往教堂參加彌撒，葛德神父每周到家中讀經並分送耶穌聖體—讀經。



2013年10月26日，黃李清妹因年長體力無法容許前往教堂參加彌撒，葛德神父每周到家中讀經並分送耶穌聖體—領聖體。

葛神父補充：

臺灣當年的援助品都是美國來的，因為歐洲包括瑞士的物資多援助鄰近的國家，沒有運送來臺灣，當年美國政府直接把物資發放的工作交給天主教會負責。

當時的救援物資，確實給當地人帶來很大的幫助，當時我們也有教他們怎麼使用這些物資，譬如麵粉就跟水混合在一起，用水煮；而有油的時候，就用煎的；然後用裝麵粉的袋子也有人把它拿來做衣服；而美援的衣服常有尺寸太大的問題出現，也讓白冷會因此設立寶桑學徒班教授修改衣服的技巧。

住在山上的原住民，因四、五月耕作物尚未成熟，但儲糧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常在這時候有饑荒、挨餓的情形，所以當時的美援物資對山上人們的生活，真的帶來很大的幫助。